

古今宮闈祕記卷五目次

外戚類

岸崩不死

班嗣之好古

梁冀之縱肆

玉璽威帝

左右夫人

元規之差爲姻進

四伯比四凶

張弘策

燕巢羊皮

外戚類 目次

史會妻之殘忍

不雨而雷

竇武有蛇弟

婦女少當配將士

盜香

入室之賓

大舅小舅

芬蘭竟體

文略遺魏收金

古今宮闈秘記 卷五

二

韓晉明

無忌兄弟一黨一猶

皇后阿奢

武攸緒

長孫昕殿辱李傑

薛華手刃三人

鄭光之優待

王繼勳之食人肉

楊骨槌

自我築之自我居之

劉永年之膽力

殺此賊獨我耳

銷金焚衣

向傳範

冷泉濯足

願爲宋弘

耶律制心

拔劍斬蛇

買漆不酬

外戚事鑒

福過災生未知稅駕

賜泥水刀

張國紀

周奎

娘子進燈

田妃規父

閨室焚死

其二

和珅有詩姜

皇親不宜與翰林結婚

取名敦艮

陳圓圓傳

和珅遺事

單貝勒府

古今宮闈記 卷五

古今宮闈祕記卷五

外戚類

岸崩不死

漢書外戚傳。竇后兄長君弟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爲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臥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其所識。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勾沐沐我。已飯我乃去。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迺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爲擇師傅。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由此爲退讓君子。

史曾妻之殘忍

史子回。名曾。以宣帝大母家。封爲侯。二千六百戶。與平臺侯昆弟行也。子回妻宜君。故成王孫。嫉妬絞殺侍婢四十餘人。盜斷婦人初產子臂膝以爲媚道。爲人所訟。論棄市。子回以外家故。不失侯。

班嗣之好古

嗣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楊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術。桓生欲借其書。嗣報曰。若夫嚴子者。絕聖棄智。脩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獨師友造化而不爲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萬物不奸其志。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樂。不結聖人之罔。不麒麟君之餌。蕩然肆志。談者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旣繫轡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爲。自眩曜。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不進。嗣之行已持論如此。

不雨而雷

雲仙雜記。光武皇后弟郭況家。冶工之聲不絕。人謂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東京謂況家爲瓊廚金穴。

梁冀之縱肆

漢和平元年。春正月。太后詔歸政於帝。始罷稱制。二月。太后梁氏崩。增封大將軍冀萬戶。并前合三萬戶。封冀妻孫壽爲襄城君。壽善爲妖態。以蠱惑冀。冀甚寵憚之。冀與壽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金玉珍怪。充積藏室。又廣開園圃。採土築山。十里九阪。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遊觀第內。多從倡伎。酣謳竟路。或連日繼夜。以騁娛恣。客到門不得通。皆請謝門者。門者累千金。又多拓林苑。周徧近縣。起菟苑於河南城西。經亙數十里。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爲識。人有犯者。罪至死刑。冀用壽言。多斥奪諸梁在位者。外以示謙讓。而實崇孫氏。孫氏宗親。冒名爲侍中。卿校郡守長吏十餘人。皆貪饕凶淫。各遣私客。籍屬縣富人。

被以他罪。閉獄掠考。使出錢自贖。貨物少者。至於死徙。冀又遣客周流四方。遠至塞外。廣求異物。而使人復乘執橫暴。略婦女。毆繫吏卒。所在怨毒。待御史朱穆。自以冀故吏。奏記諫曰。夫將相大臣。均體元首。共輿而馳。同舟而濟。與傾舟覆。患實共之。豈可以去明。卽昧。履危自安。主孤時困。而莫之卹乎。冀不納。冀雖專朝縱橫。而猶交結左右。宦官。任其子弟。賓客。以爲州郡要職。欲以自固。恩寵。穆又奏記極諫。冀終不悟。報書云。如此。僕亦無一可邪。然素重穆。亦不甚罪也。

竇武有蛇弟

後漢書竇武。字游平。扶風平陵人。初武母產武而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卒。及葬未窆。有大蛇自棲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柩。涕血皆流。俯仰蜷屈。若哀泣之容。有頃乃去。時人知爲竇氏之祥。

玉璽感帝

魏書甄逸嫡孫像。襲爵四月。初營宗廟。掘地得玉璽方一寸九分。其文曰。天子羨思。

慈親。明帝爲之改用。以太牢告廟。又嘗夢見后。於是差次舅氏親疏高下叙用。各有差。賞賜累鉅萬。以像爲虎賁中郎將。

婦女少當配將士

魏書后妃傳。文德郭皇后。安平廣宗人也。祖世長吏。后少而父永奇之。曰。此乃吾女中王也。遂以女王爲字。早失二親。喪亂流離。沒在銅鞮侯家。太祖爲魏公時。得入東宮。太子卽王位。后爲夫人。及踐阼爲貴嬪。繼爲皇后。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永後拜奉車都尉。后外親劉斐。與他國爲婚。后聞之。勅曰。諸親戚嫁娶。自當與鄉里門戶匹敵者。不得因勢彊與他方人婚也。后姊子孟武還鄉里求小妻。后止之。遂勅諸家曰。今世婦女少。當配將士。不得因緣取以爲妾也。各宜自慎。無爲罰首。

左右夫人

晉書。賈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生二女。褒裕。褒一名荃。裕一名濬。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卽廣城君也。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

右夫人。充母亦勅充迎李氏。郭槐怒。攘袂數充曰。刊定律法。爲佐命之功。我有其分。李那得與吾並。充乃答詔。託以謙沖。不敢當兩夫人盛禮。實畏槐也。而荃爲齊王攸妃。欲令充遣郭而還其母。時沛國劉含母及帝舅羽林監王虔前妻。皆母丘儉孫女。此例既多。質之禮官。皆不能決。雖不遣後妻。多異居私通。充自以宰相爲海內準則。乃爲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荃潛每號泣請充。充竟不往。會充當鎮關右。公卿供帳祖道。荃潛懼充遂去。乃排幔出於坐中。叩頭流血。向充及羣僚陳母應還之意。衆以荃王妃皆驚起而散。充甚愧愕。遣黃門將宮人扶去。旣而郭槐女爲皇太子妃。帝乃下詔斥李。不得還。後荃恚憤而薨。初槐欲省李氏。充曰。彼有才氣。卿往不如不往。及女爲妃。槐乃盛威儀而去。旣入戶。李氏出迎。槐不覺脚屈。因遂再拜。自是充每出。槐輒使人尋之。恐其過李也。初充母柳氏。見古今重義節。竟不知充與成濟事。以濟不忠數追罵之。侍者聞之。無不竊笑。及將亡。充問所欲言。柳曰。吾教汝迎李新婦。尙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附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

廢李氏乃得合葬。李氏作女訓傳於世。

盜香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魏司徒暨曾孫。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爲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璫中窺之。見壽而悅焉。問其左右。識此人。不有一婢說壽姓字。云是故主人。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艷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便令爲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夕入。壽勁捷過人。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惟充覺其女悅暢異於常日。時西域有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以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充寮屬與壽燕處。聞其芬馥。稱之於充。自是充知女與壽通。而其門闔嚴峻。不知所由得入。乃夜中陽驚有盜。因使循牆以觀其變。左右白曰。無餘異。惟東北角如狐狸行處。充乃考問女之左右。具以狀對。充祕之。遂以女妻壽。

元規之羞爲姻進

晉書庾亮字元規。明穆皇后之兄也。亮美姿容。善談論。性好莊老。風格峻整。動由禮節。閨門之內。不肅而成。時人或以爲夏侯太初。陳長文之倫也。年十六。東海王越辟爲掾。不就。隨父在會稽。嶷然自守。時人皆憚其方嚴。莫敢造之。元帝爲鎮東時。聞其名。辟西曹掾。及引見。風情都雅。過於所望。甚器重之。由是聘亮妹爲皇太子妃。亮固讓不許。轉丞相參軍。預討華軼功。封都亭侯。轉參丞相軍事。掌書記。中興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爲太子布衣之好。時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甚納焉。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散騎常侍。時王敦在燕湖。帝使亮詣敦籌事。敦與亮談論。不覺改席而前。退而嘆曰。庾元規賢於裴顧遠矣。因表爲中領軍。明帝即位。以爲中書監。亮上書讓曰。臣凡庸固陋。少無殊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亂。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逃難。求食而已。不悟微時之福。遭遇嘉運。先帝龍興。垂異常之顧。旣眷同國士。又申以婚姻。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芳風。頻勞省闕。出總六軍。十餘年間。位超先

達。無勞受遇。無與臣比。小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而儻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而先帝登遐。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踐阼。聖政惟新。宰輔賢明。僚庶咸允。康哉之歌。實存於至公。而國恩不已。復以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后之兄也。姻婭之嫌。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私。然世之喪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人皆有私。則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皆非婚族。各以平進。縱不悉全。決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至於外戚。憑託天地。連勢四時。根援扶疏。重矣大矣。而或居權寵四海側目。事有不允。罪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爲之弊。其故何耶。由姻媾之私。羣情之所不能免。是以疏附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於重閨之內矣。此皆往代成鑒。可爲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寸之用。未若防嫌以明至公。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膂。外總

兵權。以此求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歟。朝士百僚。頗識其情。天下之人。安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耶。夫富貴榮寵。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賤貧。臣所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違上。自貽患責耶。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身不足惜。爲國取侮。是以慙慙屢陳丹款。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所措。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之愚。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疏奏。帝納其言而止。

入室之賓

王濛字仲祖。哀靖皇后父也。少時放縱不羈。不爲鄉曲所齒。晚節始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虛己應物。恕而後行。莫不敬愛焉。事諸母甚謹。奉祿資產。常推厚居薄。喜慍不形於色。不修小絮。而以清約見稱。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耶。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爲達。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時人以惔

方荀奉倩。濛比袁耀卿。凡稱風流者。舉濛惔爲宗焉。司徒王導辟爲掾。導復引匡衡弟孝。濛致賤於導。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仗德義以尹天下。方將澄清。彝倫崇重。名器。夫軍國殊用。文武異容。豈可令渭涇混流。虧清穆之風。以允答具瞻。儀刑海內。導不答。後出補長山令。復爲司徒左西屬。濛以此職有譴。則應受杖。固辭。詔爲停罰。猶不就。徙中書郎。簡文帝之爲會稽王也。嘗與孫綽商略諸風流人。綽言曰。劉惔清蔚簡令。王濛溫潤恬和。桓溫高爽邁出。謝尚清易令達。而濛性和暢。能言理辭。簡而有會。及簡文帝輔政。益貴幸之。與劉惔號爲入室之賓。轉司徒左長史。晚求爲東陽。不許。及濛病。乃恨不用之。濛聞之曰。人言會稽王癡。竟癡也。疾漸篤。於燈下轉塵尾視之。歎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也。年三十九卒。臨殯。劉惔以犀把塵尾置棺中。因慟絕久之。

四伯比四凶

晉書羊曼傳。曼弟聃字彭祖。少不經學。時論皆鄙其凡庸。先是兗州有八伯之號。其

後更有四伯。大鴻臚陳留江泉以能食爲穀伯。豫章太守史疇以大肥爲笨伯。散騎郎高平張疑以狡妄爲猾伯。而聘以很戾爲瑣伯。蓋擬古之四凶。聘初辟元帝丞相府。累遷廬陵太守。剛克粗暴。恃國戚。縱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殺。疑郡人簡良等爲賊。殺二百餘人。誅及嬰孩。所髡鑠復百餘。庾亮執之。歸於京都。有司奏聘罪當死。以景獻皇后是其祖姑。應入議。成帝詔曰。此事古今所無。何入議之。有猶未忍肆之市朝。其賜命獄所。兄子賁尙公主。自表求解婚。詔曰。罪不相及。古今之令典也。聘雖極法於賁。何有不聽離婚。狼邪太妃山氏聘之甥也。入殿叩頭請命。王導又啓聘罪不容恕。宜極重法。惟山太妃憂戚成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太妃惟此一身。發言摧咽。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往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弊。朕亦何顏以寄。今便原聘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思。於是除名。頃之遇疾。恒見簡良等爲祟。旬日而死。

大舅小舅

晉書成帝本紀。帝少而聰敏。有成人之量。南頓王宗之誅也。帝不之知。及蘇峻平。問庾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謂亮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復若何。亮懼變色。庾懌嘗送酒於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與犬犬斃。懼而表之。帝怒曰。大舅已亂天下。小舅復欲爾邪。懌聞飲藥而死。

張弘策

梁書本傳。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爲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兄弟友愛。不忍暫離。離各有室。常同臥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芬蘭竟體

南史謝弘微傳。弘微孫淪。淪字景滌。選尚齊錢唐公主。拜駙馬都尉。梁武平建業。朝士王亮王瑩等數人揖。自餘皆拜。覽時年二十餘。爲太子舍人。亦長揖而已。意氣閑雅。視瞻聰明。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曰。覺此生芬蘭竟體。天監元年。爲中書侍

郎。掌吏部事。頃之即眞。嘗侍坐受勅。與侍中王陳爲詩答。其文甚工。乃使重作。復合旨。帝賜詩云。雙文旣後進。二少實名家。豈伊爾棟隆。信乃俱國華。爲侍中頗樂酒。因宴席與散騎常侍蕭琛辭相詆毀。爲有司所奏。武帝以覽年少不直。出爲中權長史。後拜吏部尙書。出爲吳興太守。中書舍人黃睦之家居烏程。子弟專橫。前太守皆折節事。覽未到郡。睦之弟迎覽。覽逐去其船。杖吏爲通者。自是睦之家杜門不出。郡境多劫。爲東道患。覽下車肅然。初齊明帝及覽父淪東海徐孝嗣并爲吳興號爲名守。覽皆過之。覽昔在新安頗聚歛。至是遂稱廉潔。時人方之王述。卒於官。贈中書令。

燕巢羊皮

魏書。思皇后之父李惠。長於思察。雍州廳事有燕爭巢。鬪已累日。惠令人掩獲。試命綱紀斷之。並辭曰。此乃上智所測。非下愚所知。惠乃使卒以弱竹彈兩燕。旣而一去一留。惠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爲巢功重。彼去者旣經楚痛。理無留心。羣下伏其聰察。人有負鹽負薪者。同釋重擔。息于樹陰。二人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遣

爭者出。顧謂州綱紀曰：此羊皮可拷知主乎？羣下以爲戲言，咸無答者。惠令人置羊皮席上，以杖擊之，見少鹽屑，曰：得其實矣。使爭者視之，負薪者乃伏而就罪。凡所察究，多如此類。由是吏民莫敢欺犯。後爲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王如故，歷政有美績。惠素爲文明太后所忌，誣惠將南叛，誅之。

文略遺魏收金

北齊書：爾朱文暢，初封昌樂王。其姊魏孝莊皇后及四胡敗滅，高祖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由是拜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旣藉門地，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建等深相愛狎，外示杯酒之交，而潛謀逆亂。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竹簇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任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高祖臨觀，謀爲竊發。事捷之後，共奉文暢爲主，爲任氏家客薛李孝告高祖，問皆具伏。以其姊寵，故止坐文暢一房。弟文略，以兄義羅卒無後，襲梁郡王。以兄文暢事當從坐，高祖特加寬貸。文略聰明儻爽，多所通習。世宗嘗令章永興於馬上彈

胡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其八。世宗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曰。命之修短。皆在明公。世宗愴然曰。此不足慮也。初高祖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凌忽。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好婢。賭而取之。明日平秦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于文宣。繫於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輓歌。居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之。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其父作佳傳。收論爾朱榮比韓彭伊霍。蓋由是也。

韓晉明

北齊書韓軌傳。軌子晉明有俠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儉率。朝廷處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返披故紙乎。武平末。除尙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無忌兄弟一薰一蕕

唐書太宗長孫皇后傳。后兄無忌於帝。本布衣交。以佐命爲元功。出入臥內。帝將引以輔政。后固謂不可。乘間曰。妾托體紫宮。尊貴已極。不願私親。更據權於朝。漢之呂霍。可以爲誡。帝不聽。自用無忌爲尙書僕射。后密諭令牢讓。帝不獲已。乃聽。后喜見顏間。異母兄安業無行。父喪。逐后無忌還外家。后貴未嘗以爲言。旋與李孝常等謀叛。將誅。后叩頭曰。安業罪死無赦。然向遇妾不以慈。人皆知之。今論如法。人必以妾爲釋憾於兄。無乃爲帝累乎。遂得減流越嶲。后疾大漸。與帝訣曰。妾家以恩澤進。無德而祿。易以取禍。無屬樞柄。以外戚奉朝請足矣。

皇后阿箸

舊唐書竇懷貞少有名譽。時兄弟宗族並以與馬爲事。懷貞獨折節自修。衣服儉素。聖歷中爲清河令。治有能名。俄歷越州都督。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所在皆以清幹著稱。神龍二年。累遷御史大夫。兼檢校雍州刺史。時韋庶人及安樂公主等干預朝政。懷貞每詔順委曲取容。改名從一。以避后父之諱。自是名稱日損。庶人微時。乳母王

氏本蠻婢也。特封莒國夫人。嫁爲懷貞妻。俗謂乳母之壻爲阿箸。懷貞每因謁見之。次及進表疏。列在官位。必曰皇后阿箸。時人或以國箸呼之。初無慚色。宦官用權。懷貞尤所畏敬。每視事聽訟。見無鬚者。誤以接之。監察御史魏傳弓。嘗以內常侍輔信義。尤縱暴。將劾之。懷貞曰。輔常侍深爲安樂公主所信任。權勢甚高。言成禍福。何得輒有彈糾。傳弓曰。今王綱漸壞。君子道消。正由此輩擅權耳。若得今日殺之。明日受誅。無所恨。懷貞無以答。但固止之。韋庶人敗。左遷濠州司馬。尋擢授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以附會太平公主。累拜侍中兼御史大夫。代韋安石爲尙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賜爵魏國公。睿宗爲金仙玉真二公主。創立兩觀。料功甚多。時議皆以爲不可。唯懷貞贊成其事。躬自監役。懷貞族弟詹事司直維鑒。謂懷貞曰。兄位極台臺。當思獻可替否。以輔明主。奈何校量瓦木。廁跡工匠之間。欲令海內何所瞻仰也。懷貞不能對。而監作如故。時人謂之語曰。竇僕射前爲韋氏國箸。後作公主邑丞。言懷貞伏事公主。同於邑官也。

武攸緒

舊唐書外戚傳。攸緒。惟良子也。少有志行。天授中。封安平郡王。歷遷殿中監。出爲揚州大都督府長史。聖歷中。棄官隱於嵩山。以琴書藥餌爲務。中宗即位。以安事備禮徵之。攸緒應召至都。授太子賓客。尋請歸嵩山。制從之。令京官五品已上餞送於定鼎門外。及三思延秀等構逆。諸武多坐誅戮。唯攸緒以隱居不預其禍。時論美之。

長孫昕毆辱李傑

唐書李傑傳。傑爲御史大夫。尙衣奉御長孫昕素惡傑。遇於道內。恃元宗姪壻與所親楊仙玉共毆辱之。傑訴曰。敗髮膚。痛在身。辱衣冠。恥在國。帝怒。詔斬昕等。朝堂左散騎常侍馬懷素言。陽和月不可以誅死。乃杖殺之。謝百官。降書慰傑。

薛華手刃三人

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歷四年。七月。皇姨弟薛華。因酒色之忿。手刃三人。棄屍於井。事發。繫獄。賜自盡。

鄭光之優待

東觀奏記。宣宗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別宮。只於大明宮。朝夕侍養。親舅鄭光。即位之初。任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有質俚。即命宰臣別選。留光奉朝謁。后或以光生計爲憂。即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北夢瑣言。宣宗舅鄭光。勅賜雲陽鄭縣兩莊。皆令免稅。宰臣奏恐非宜。詔曰。朕以光元舅。欲優異之。初不細思。是免其賦。爾等匡救。必盡公忠。親戚之間。人所難議。苟非愛我。豈盡嘉言。事事能如斯。天下何憂不治。有始有卒。當共守之。尋罷。

王繼勳之食人肉

宋史王繼勳。彰德節度饒之子。孝明皇后同母弟也。生時。其母見一人。赤髮。狀貌怪異。入室中。遂生繼勳。及長。美風儀。性兇無賴。所謂多不法。會新募兵千餘。隸雄武。將遣出征。多無妻室。太祖謂繼勳曰。此必有願爲婚者。不須備聘財。但酒炙可也。繼勳

不能諭上旨。縱令掠人子女。京城爲之紛擾。上聞大驚。遣捕斬百餘人。人情始定。時后已薨。上追念后。故不之罪也。乾德四年。繼勳復爲部曲所訟。詔中書鞫之。解兵柄。爲彰國軍留後。奉朝請。繼勳自以失職。常怏怏。專以鬻割奴婢爲樂。前後多被害。一日。天雨牆壞。羣婢突出。守國門訴冤。上大駭。命中使就詰之。盡得繼勳不法事。詔削奪官爵。勒歸私第。仍令甲士守之。開寶三年。命分司西京。繼勳殘暴愈甚。強市民家子女。備給使。小不如意。即殺食之。而棺其骨棄野外。女僧及鬻棺者。出入其門不絕。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太宗在藩邸。頗聞其事。及卽位。人有訴者。命戶部員外郎知雜事雷德驥乘傳往鞫之。繼勳具狀。自開寶六年四月。至太平興國二年二月。手所殺婢百餘人。乃斬繼勳。洛陽市及爲彊市子女者。女僧八人。男子三人。長壽寺僧廣惠。常與繼勳同食人肉。令折其脛而斬之。洛民稱快。

楊骨槌

東軒筆錄。楊宗景。章睿太后弟也。太后旣入掖廷。宗景無賴。以罪隸軍營。黥黑其面。

至無見膚。眞宗幸玉清昭應宮。將還內。而六宮皆乘金車迎駕於道上。宗景以役卒立御溝之外。太后車中指景宗。問其姓氏骨肉。宗景具以實對。太后泣於車中。宗景惟知其女兄在掖廷。疑其是也。遽呼太后小字及行第。太后大哭曰。乃吾弟也。卽日上言。官之以右班殿直。後至觀察留守。後宗景旣仕。遂用藥去其黥痕。無芥粟存者。旣貴而肥。皙如玉。性恣橫。好以木撾擊人。世謂之楊骨槌云。

自我築之自我居之

東軒筆錄。始丁晉公作相。造宅於保康門外。景宗時以役夫荷土築城。及晉公事敗。籍沒入官。晚年以宅賜景宗。其正寢乃向日荷土所築之地也。世嘆異之。

劉永年之膽力

宋史外戚傳。永年。從德子。字君錫。生四歲。授內殿崇班。許出入兩宮。仁宗使賦小山詩。有一柱擎天之語。帝誤投金杯瑤津亭。戲謂左右曰。能取之乎。永年一躍持之而出。帝拊其首曰。奇童子也。常置內中。年十二始聽出外。累遷廉州團練使。爲陝州都

監郭邈山等爲盜。永年密遣壯士夜渡河。殺其凶傑二十餘人。衆遂散。遷鈴轄代還。召見。問破賊狀。擢幹辦皇城司。改單州團練使。永興軍路總管。契丹遣使來請繪像。選副張昇報使。契丹以未得志。夜取巨石塞驛門。衆皆恐。永年素有力。手擲棄之。契丹驚以爲神。出知涇州。帝賜詩寵之。郡兵歲以香藥爲折支。三司不時輦致。振武卒素驕。突入通判聽事。請以他物代給。譴譁語不遜。永年召至庭下。數其罪。斬爲首二人。餘不敢動。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凡三除防禦使。皆爲言者所論而寢。知代州。契丹取西山木積十餘里。輦載相屬於路。前守不敢遏。永年遣人焚之一夕盡。上其事。帝稱善。契丹移檄捕縱火盜。永年曰。盜固有罪。然發在我境。何預汝事。乃不敢復言。殺此賊獨我耳。

宋史陳希亮傳。希亮爲開封司錄司事。外戚沈元吉以奸盜殺人。希亮一問得實。元吉自驚仆死。沈氏訴之。詔御史劾希亮及諸掾吏。希亮曰。殺此賊獨我耳。遂引罪坐廢。

銷金焚衣

東軒筆錄。英宗素憤戚里之奢僭。初師位。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李璋家犯銷金。卽日下有司。必欲窮治。知開封府沈遘從容奏曰。陛下出繼仁宗。李璋乃仁宗舅家也。英宗惕然曰。初不思也。學士爲我平之。遘退府。坐召衆匠。出衣示曰。此銷金乎。銷銅乎。匠曰。銅也。沈卽命火焚衣而罷。

向傳範

石林燕語。向傳範在仁宗時。已爲觀察使。歷知陝州滄州矣。神宗卽位。徙知鄆州。楊繪知諫院。言鄆州領京東西路。安撫使不宜以后族爲之。文潞公爲樞府。因稱傳範在先朝。已累典本郡。今用非以外戚。上徐曰。得諫官如此言。亦甚好。可以止他日妄求者。乃移知潞州。祖宗用人無私。雖以材選。而每不忘後世之戒如此。

冷泉濯足

齊東野語。莊簡吳秦王益以元舅之尊。德壽特親愛之。入宮每用家人禮。憲聖常持

盈滿之戒。每告之曰。凡有宴召。非得吾旨。不可擅入。一日。王竹冠練衣。芒鞋筇杖。獨攜一童。縱行三竺靈隱山中。濯足冷泉。磐石之上。遊人望之。儼如神仙。遂爲邏者聞。奏次日。德壽以小詩召之曰。趁此一軒風月好。橘香酒熟待君來。令小璫持賜王。遂亟往。光堯迎見。笑謂曰。夜來冷泉之游樂乎。王恍然頓首謝。光堯曰。朕宮中亦有此景。卿欲見之否。蓋壘石疏泉。像飛來香林之勝。架堂其上。曰冷泉。中揭一畫。乃圖莊簡野服濯足於石上。且御製一贊云。富貴不驕。戚畹稱賢。掃除膏粱。放曠林泉。滄浪濯足。風度蕭然。國之元舅。人中神仙。於是盡醉而罷。因以賜之。亦可謂戚畹之至榮矣。畫今藏其曾孫潔家。余嘗見之。

願爲宋弘

宋史。孝宗夏皇后。后貴。訪得其弟執中。補承信郎。闔門祇候。未幾遷右武郎。闔門宣贊舍人。累遷奉國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寧宗即位。加少保。踰年卒於家。初執中與其微時妻至京。宮人諷使出之。擇配貴族。欲以媚后。執中弗爲動。他日后親爲言。執

中誦宋弘語以對。后不能奪。既貴。始從師學作大字。頗工。復善騎射。高宗行慶壽禮。近戚爭獻珍瓊。執中獨大書一人有慶。萬壽無疆。以獻。高宗喜。賚賜甚渥。嘗爲館伴副使。連射皆命中。金人駭服。孝宗聞其才。將召用之。謝曰。他日無累陛下保全足矣。人以此益賢之。

耶律制心

遼史。耶律制心。以皇后外弟。恩遇日隆。樞密副使。蕭合卓用事。制心奏合卓寡識度。無行檢。上默然。每內宴歡合。輒避之。皇后不悅。曰。汝不樂耶。制心對曰。寵貴鮮能長保。以是爲憂耳。或勸制心奉佛。對曰。吾不知佛法。惟心無私。則近之矣。一日沐浴更衣而臥。家人聞絲竹之聲。怪而入視。則已死矣。守上京時。酒禁方嚴。有捕獲私醞者。一飲而盡。笑而不詰。卒之日。部民若哀父母。

拔劍斬蛇

遼史。蕭柳字徒門。淳欽皇后弟。阿古只五世孫。幼養於伯父排押之家。多知能文。齊

力絕人。統和中。叔父恒德臨終。薦其才。詔入侍衛。從伐高麗。遇大蛇當路。前驅者請避。柳曰。壯士安懼此。拔劍斷蛇。師還。致仕。柳好滑稽。雖君臣燕飲。諛諧無所忌。時人比之俳優。臨終謂人曰。吾少有致君志。不能直遂。姑以諧進。冀萬有一補。俳優名何避。頃之被寢衣而坐。呼曰。吾去矣。言訖而逝。柳所著詩千篇。目曰歲寒集。

買漆不酬

金史。完顏伯嘉傳。伯嘉調中都左警巡判官。孝懿皇后妹晉國夫人家奴買漆不酬。直伯嘉鉤致。晉國用事奴數人繫獄。晉國白章宗。章宗曰。姨酬其價。則奴釋矣。由是豪右屏迹。

外戚事鑒

大政紀。明宣宗即位之十二月乙卯。勅修外戚事鑒。命大學士楊士奇等總裁。館中編纂及繕寫官有不遵約束者。悉聽稽督責。罪敢有違越者。具聞黜之。元年四月。御製外戚事鑒書成。頒賜羣臣。

福過災生未知稅駕

明外史外戚傳。貴憲宗萬貴妃之父也。以妃父歷官錦衣衛指揮使。貴頗謹飭。每受賜。輒憂形於色。曰。吾起掾史。編尺伍。蒙天子恩。備戚屬。子姓皆得官。福過災生。未知稅駕矣。時貴妃方擅寵。貴子喜爲指揮使。通爲正千戶。達爲副千戶。並驕橫。貴每見諸子屑越賜物。輒戒曰。官所賜。皆著藉。他日復宣索。汝曹無以應矣。諸子皆笑以爲迂。

賜泥水刀

攬茝微言。武清伯李偉。慈聖李太后之父。起自瓦匠。驟貴。所欲頗奢。請乞無厭。一日慈聖賜一篋。緘識甚固。疑是重寶。開視。則瓦匠所用泥水刀。喻旨稍就斂戢。

張國紀

明外史外戚傳。國紀祥符人。熹宗張皇后父也。天啓初。封太康伯。魏忠賢與客氏忌皇后。因謀陷國紀。使其黨劉志選。梁夢環。先後劾國紀謀占宮婢。韋氏。矯中宮旨繫。

獄忠賢將從中究其事以撼后。大學士李國楫曰。君后猶父母也。安有勸父構母者。國紀始放歸故郡。忠賢猶欲擒之。莊烈帝立。乃得免。崇禎末。以輸餉追爵爲侯。旋死於賊。

周奎

明外史外戚傳。奎蘇州人。莊烈帝周皇后父也。崇禎改元。封嘉定伯。賜第於蘇州之葑門。帝嘗諭奎及田貴妃父弘遇。袁貴妃父祐宜。恪遵法度。爲諸戚臣先。祐頗謹慎。惟弘遇驕縱。奎居外戚中。碌碌而已。李自成逼京師。帝遣內侍徐高密諭奎。倡勸戚輸餉。奎堅謝無有。高憤泣曰。后父如此。國事去矣。奎不得已。奏捐萬金。且乞皇后爲助。及自成陷京師。掠其家得金數萬云。

姨子進燈

燼宮遺錄。周皇親丁夫人之姊。適范氏。生一子。家於常熟。後攜一鑑至周皇親家。鑑以麥稈勞絲編成者。浼周進於坤寧。上見之。賞其新異。后曰。此姨之子范某所進。上

命賜之冠帶。

皇親不宜與翰林結婚

燼宮遺錄。詞臣某。吳人也。與周皇親聯姻。用吳中風俗行禮。有結花制作精巧果實。皆以紅錦爲飾。皇親送入後宮。上見之。詢所從來。后以結親事對。上怒曰。皇親不宜與翰林婚姻。明年遂以京察處某。

田妃規父

燼宮遺錄。田貴妃父宏遇。恃寵橫甚。上知之。責妃曰。祖宗家法。汝豈不知。行將及汝矣。妃懼。戒其所親曰。汝輩於外犯事。已風聞大內矣。若上再問。吾當自殺耳。宏遇震懾。稍自戢。

取名敦良

燼宮遺錄。田宏遇生兒。囑妃求上取名。上弗許。妃言父艱於得子。欲得天寵以壓之。爾因將易經。令妃隨手展開。得良之上九。遂取敦良。宏遇大喜。以告科臣孫承澤。澤

曰。此非佳兆也。宏遇叩其故。孫未敢言。未幾妃薨。蓋十五年七月也。宏遇又問。澤曰。良止也。又上九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是實爲妃之兆乎。

闔室焚死

明外史公主列傳。樂安公主下嫁鞏永固。永固字洪圖。宛平人。好讀書。負才氣。崇禎十六年二月。帝召公侯伯於德政殿。言祖制。勛臣駙馬入監讀書。習武經弓馬。問各有子弟否。成國公朱純臣。定國公徐允禎等。皆以幼對。而永固獨上疏。請肄業太學。帝褒答之。總督趙光抃以邊事繫獄。特疏申救。又請復建文皇帝廟諡。時雖未行。時論譴焉。甲申三月。賊破宣大。李邦華請太子南遷。爲異議所格。及事急。上密召永固。及新樂侯劉文柄護行。叩頭言。親臣不藏甲。難以空手搏賊。皆相向涕泣。十九日。都城陷時。公主已薨未葬。永固以黃繩縛子女五人繫柩旁。曰。此帝甥也。不可汙賊手。舉劍自刎。闔室焚死。福王立。贈少師。諡曰貞愍。

陳圓圓傳

圓圓陳姓。玉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屑肝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闖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賜蟒玉。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畹憂之。語圓圓。圓圓曰。當亂世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與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畹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繾綣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蓋以此請。當必來無卻。畹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可犯之色。畹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畹屢易席至。遂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

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曉曰。此非所謂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甯勿畏而擁此耶。曉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尙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曉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曉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曉。擇細馬馱之去。曉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驤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隨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曉進帝。而帝卻之。今聞曉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驤第中矣。是時驤方降闖。闖卽向驤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驤懼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歛。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箏。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願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

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毗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旣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旁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剿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驥。并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圓曰。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旣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誇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

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闔閭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闢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鄆鄔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捧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畜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沸潢池。致勞撻伐。跋扈艷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其二

延陵將軍。美丰婆。善騎射。軀幹不甚偉碩。而勇力絕人。沈鷺多謀。弱冠中翹關高選。裘馬清狂。頗以風流自賞。一遇佳麗。輒自神留。然未有可其意者。常讀漢紀。至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慨然嘆曰。我亦遂此願足矣。雖一時寄情之語。而妄

想覬非分。意肇於此。明崇禎末。流氛日熾。秦豫之間。關城失守。燕都震動。而大江以南。阻於天塹。民物晏如。方極聲色之娛。吳門尤盛。有名妓陳圓圓者。容辭閑雅。額秀頤豐。有林下風致。年十八。隸籍梨園。每一登場。花明雪艷。獨出冠時。觀者魂斷。維時田妃擅寵。兩宮不協。烽火羽書。相望於道。宸居爲之憔悴。外戚周嘉定伯以營葬歸蘇。將求色藝兼絕之女。由母后進之。以紓宵旰憂。且分西宮之寵。因出重賞。購圓圓帶之以北。納於椒庭。一日侍后側。上見之。問所從來。后對左右供御鮮同。里願意者。茲女吳人。且嫺崑伎。令侍櫛盥耳。上制於田妃。復念國事不甚顧。遂命遣還。故圓圓乃入周邸。延陵方爲上倚重。奉詔出鎮山海。祖道者綿亘。青門以外。嘉定伯首置綺筵。餞之甲第。出女樂佐觴。圓圓亦在擁紈之列。輕鬟纖屣。綽約凌雲。每至遲聲。則歌珠纍纍。與蘭馨併發。延陵停卮流盼。深屬意焉。詰朝使人道情於周。有紫雲見惠之請。周將拒之。其嚮者說周曰。方今四方多事。寄命干城。嚴關鎖鑰。尤稱重任。天子尙隆推轂之儀。他日功成奏凱。則二八之賜。降自上方。猶非所忤。君侯以田寶之親。坐

膺紱冕。北地芳脂。南都媚黛。皆得致之下陳。何借一女子以結其歡耶。周然其說。乃許諾。延陵陛辭。上賜三千金。分千金爲聘。限迫卽行。未及娶也。嘉定伯盛具齋餼。擇吉送其父襄家。未幾闖賊攻陷京師。宮闈殲滅。貴臣巨室。悉加繫纍。初索金帛。次錄人產。襄亦與焉。闖擁重兵。挾襄以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家人潛至帳前約降。忽問陳娘何在。使不能隱。以籍入告。延陵遂大怒。按劍曰。嗟乎。大丈夫不能自保其室。何以生爲。卽作書與襄訣。勒軍入關。縞素發喪。隨天旅西下。殄賊過半。賊憤襄殺之。懸其首於竿。襄家三十八口。俱遭慘屠。蓋延陵已有正室。亦遇害。而圓圓翻以籍入。無恙。闖棄京出走。十八營解散。各委其輜重。婦女於途。延陵追度故關。至山西。晝夜不息。尙未知圓圓之存亡也。其部將已於都城搜訪得之。飛騎傳送。延陵方駐師絳州。將渡河。聞之大喜。遂於玉帳結五綵樓。備翟弗之服。從以香輦。列旌旂。蕭鼓三十里。親往迎迓。雖霧鬢風鬟。不勝掩抑。而翠消紅泣。嬌態逾增。自此由秦入蜀。迄於秉鉞滇雲。垂旒洱海。人臣之位。於斯已極。圓圓皈依上將。匹合大藩。回憶當年。牽蘿幽谷。

挾瑟勾蘭時。豈復思有茲日。是以鶴市蓮塘。採香舊侶。艷此奇逢。咸有咳吐九天之
羨。梅村太史有圓圓曲曰。鼎湖當日棄人間。破敵收京下玉關。慟哭六師皆縞素。衝
冠一怒爲紅顏。紅顏流落非吾戀。逆賊天亡自荒宴。電掃青巾定黑山。哭罷君親再
相見。出身初經田竇家。侯門歌舞貌如花。許將戚里璫。等取將軍油碧車。家本
姑蘇浣花里。圓圓小字嬌羅綺。夢向夫差苑裏遊。宮娥擁入君王起。前身合是採蓮
人。門前一片橫塘水。橫塘雙槳去如飛。何處豪家強載歸。此際豈知非薄命。此時只
有淚沾衣。薰天意氣連宮掖。明眸皓齒無人惜。奪歸永巷閉良家。敎就新聲傾客坐。
坐客飛觴紅日暮。一曲哀絃向誰訴。白晝通侯最少年。揀取花枝屢回顧。早攜嬌鳥
出樊籠。待得銀河幾時渡。恨殺軍書抵死催。苦留後約將人誤。相約恩深相見難。一
朝蟻賊滿長安。可憐思婦樓頭柳。認作天邊粉絮看。遍索綠珠圍內第。獨呼絳雪出
雕闌。若非壯士全師勝。爭得娥眉匹馬還。娥眉馬上傳呼進。雲鬢不整驚魂定。蠟炬
迎來在戰場。啼粧滿面殘紅印。專征蕭鼓向秦川。金牛道上車千乘。斜谷雲深起畫

樓散關月落開粧鏡。傳來消息滿江鄉。烏柏紅經十度霜。教曲伎師憐尙在。浣紗女
伴憶同行。舊巢共是啣泥燕。飛上枝頭變鳳凰。長向尊前悲老大。有人夫婿擅侯王。
當時祇受聲名累。貴戚名豪競延致。一斛明珠萬斛愁。關山漂泊腰肢細。錯怨狂風
颺落花。無邊春色來天地。嘗聞傾國與傾城。翻使周郎受重名。妻子豈應關大計。英
雄無奈是多情。全家白骨成灰土。一代紅粧照汗青。君不見綰娃初起鴛鴦宿。越女
如花看不足。香逋塵生鳥自啼。屢廊人去苔空綠。換羽移宮萬里愁。珠歌翠舞古梁
州。爲君別唱吳宮曲。漢水東南日夜流。此詩史微詞也。順治中。延陵進爵爲王。五華
山向有永歷故宮。乃據有之。紅亭碧沼。曲折依泉。傑閣豐堂。參差因岫。冠以巍闕。繚
以雕牆。袤廣數十里。卉木之奇。運自兩粵。器玩之麗。購自八閩。而管絃錦綺。以及書
畫之屬。則必取之三吳。綢緞不絕。以從圓圓之好。延陵旣封王。圓圓將正妃位。辭曰。
妾以章臺陋質。謬污瓊寢。始於一顧之恩。繼以千金之聘。流離契濶。幸保殘軀。獲與
奉匱之役。珠服玉饌。依享殊榮。分已過矣。今我王析珪胙土。威鎮南天。正宜續鸞戚。

里諧鳳侯門。上則立體朝廷。下則垂型碑屬。稽之大典。斯曰德齊。若欲帶弱絮於綉。綉培輕塵於玉几。旣蹈非偶之嫌。必貽無儀之刺。是重妾之罪也。其何敢承命。延陵不得已。乃別娶中閫。而後妻悍妒絕倫。羣姬之艷而進幸者。輒殺之。唯圓圓能順適其意。屏謝韶華。獨居別院。雖貴寵相等。而不相排軋。親若姊妹。圓圓之養姥曰陳。故幼從陳姓。本出於邢。至是府中。皆稱邢太太。居久之。延陵潛蓄異謀。邢窺其微。以齒暮請爲女道士。霞帔星冠。日以藥鑪經卷自隨。延陵訓練之暇。每至其處。清談竟晷。而還府中。或事有疑難。遇延陵怒不可解者。邢致一二婉語。立時冰釋。常曰。我晨夕焚修。爲善是樂。他非所計耳。內外益敬禮焉。今上癸丑歲。延陵叛。丁巳病歿。戊午滇南平。籍其家。舞衫歌扇。穉蕙嬌鶯。聯鑪接軫。俱入掖禁。邢之名氏。獨不見於籍。其玄機之禪化耶。其紅線之仙隱耶。其盼盼之終於燕子樓耶。已不可知。然遇亂能全。捐榮不御。皈心淨域。晚節克終。使延陵遇於九原。其負愧何如矣。

和珅遺事

高宗純皇帝之訓政也。一日早朝已罷。單傳和珅入見。珅至則上皇南面坐。仁宗西向坐一小机。（每日召見臣工皆如此。）珅跪良久。上皇閉目若熟寐然。口中喃喃有所語。上極力細聽。終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啓目曰。其人何姓名。珅應聲對曰。高天德。荷文明。上皇復閉目誦不輟。移時始麾之出。不更問訊一語。上大駭愕。他日密召珅問曰。汝前日召對。上皇作何語。汝所對六字。又作何解。珅對曰。上皇所誦者。西域秘密呪也。誦此呪。則所惡之人。雖在數千里外。亦當無疾而死。或有奇禍。奴才聞上皇持此呪。知所欲呪者。必爲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對也。上聞之益駭。知珅亦嫻此術。故上皇賓天後。數日即誅珅。珅伏誅時。諭旨謂其私取大內寶物。此實錄也。孫文靖士毅歸自越南。待漏宮門外。與珅相直。珅問曰。公所持何物。文靖曰。一鼻烟壺耳。索視之。則明珠一粒。大如雀卵。雕成者也。珅贊不絕口。曰。以此相惠可乎。文靖大窘曰。昨已奏聞矣。少選即當呈進。奈何。珅微哂曰。相戲耳。公何見小如是。閱數日。復相遇直廬。和語文靖。昨亦得一珠壺。不知視公所進奉者若何。持示文靖。即前

日物也。文靖方謂上賜。徐察之。並無其事。乃知珣出入禁庭。遇所喜之物。逕携之以出。不復關白也。其權勢之恣橫如此。宮中某處陳設有碧玉盤。徑尺許。上所最愛。一日爲七阿哥所碎。大懼。其弟成親王曰。盍謀諸和相。必有所以策之。於是同詣珣。述其事。珣故爲難色。曰。此物豈人間所有。吾其奈之何。七阿哥益懼。失聲哭。成邸知珣意所在。因招至僻處。與耳語良久。珣乃許之。謂七阿哥曰。姑歸而謀之。成否未可必。明日當於某處相見也。及期往。珣已先在。出一盤相示。色澤尙在所碎者上。而徑乃至尺五寸許。成邸兄弟感謝。珣不置。乃知四方進御之物。上者悉入珣第。次者始入宮也。偶讀焦里堂憶書。有宰相食珠一則。最爲異聞。亟摭錄之。吳縣有石遠梅者。以販珠爲業。恒衷一小篋。錦囊縑裹。赤金爲丸。破之則大珠藏焉。重者一粒直二萬金。次者直萬金。最輕者猶直八千金。士大夫爭購之。惟恐不得。問所用。則曰。所以獻和中堂者也。中堂每日晨起。以珠作食。服珠後。則心竅通明。過目卽記。一日之內。諸務紛沓。胸中了了。不少遺忘。珠之舊者。與已穿孔者。服之皆無效。故海上采珠之

人不憚風濤。今日百貨。無如此物之奇昂者也。按周官有供王食玉之說。清乃有供宰相食珠者。眞異聞矣。

和珅有詩妾

高宗素稱英敏。乃和珅以疏遠末秩。輿前一對。驟被寵任。數年之間。洊升宰輔。其弟和琳。配享太廟。其子豐伸。殷德尙主。恩遇隆渥。至此誠有令人不可解者。無怪稗史傳述。有謂爲高宗之彌子瑕者。有謂爲高宗之愛妃轉世。面貌依然者。紛紛謠譌。蒙以不潔之名也。考嘉慶四年正月三日。高宗駕崩。四日。帝降諭。嚴責統兵將帥。詞連宰輔。五日。御史廣興揭珅罪狀。八日。革職拿問。查抄。十八日。賜帛。迅雷嚴霜。頃刻而集。蓋謀之有素矣。珅於元夕獄中。自賦五律一首。伏法後。其寵妾長二姑。賦七律二章。輓之云。誰道今皇恩遇殊。法寬難爲罪臣舒。墜樓空有偕亡志。望闕難陳替死書。白練一條君自了。愁腸萬縷意何如。可憐最是黃昏後。夢裏相逢醒也無。掩面登車涕泣漣。便如殘葉下秋山。籠中鸚鵡歸秦塞。馬上琵琶出漢關。自古桃花憐命薄者。

番萍梗恨緣艱。傷心一派蘆溝水。直向東流。竟不還。又蘇人吳卿憐本王中丞。置望妾。王被誅後。蔣戟門侍御獻之於和珅。亦賦絕句八章。叙其悲怨云。曉妝驚落玉搔頭。

（正月初八曉起理臺。驚聞籍沒。）

宛在湖邊十二樓。

（王中丞撫浙時。

起閣飾以寶玉。傳爲迷樓。和相池館皆仿王苑。）魂定暗傷樓外景。湖邊無水不東流。香稻入唇驚吐日。

（和處查封有方餐者因驚吐哺。）

海珍列鼎厭當時。

（王處查封。庖人方進燕窩湯。列屋皆然。食厭多陳。几上兵役見之。紛紛大嚼。羣以爲洋粉也。）蛾眉屈指年多少。到處滄桑知不知。緩歌慢舞畫難圖。月下樓臺

冷繡襦。終夜相公看不足。朝天懶去倩人扶。蓮開並蒂豈前因。虛擲驚梭廿九春。回首可憐歌舞地。兩番俱是個中人。最不分明月夜魂。何曾芳草怨王孫。梁間燕子來還去。害煞兒家是戟門。白雲深處老親存。十五年前笑語溫。夢裏輕舟無遠近。一聲款乃到吳門。村姬歡笑不知貧。常袖輕裾帶翠顰。三十六年秦女恨。卿憐猶是淺嘗人。冷夜痴兒掩淚題。他年應變杜鵑啼。啼時休向漳河畔。銅雀春深燕子樓。見近人

所著慧因室雜綴

單貝勒府

近人孫靜菴樓霞閣野人乘有七額駙一條。內載嘉慶時成德行刺七額駙救駕事甚悉。而不著七額駙姓名。殆亦綴拾舊聞耳。攷七額駙名丹巴多爾濟。蒙古人。當成德挾刃突至御前。諸侍衛不知所謂。七額駙直前抱之。德不得逸。反刃刺其腹。腸出流於地。額駙仍不釋。侍衛始前縛之。貝勒乃仆。上亟命蒙古醫納其腸。昇歸第。賜上方珍藥。初本封公爵。至是加封貝勒。其府第在今鑾市大街。俗稱單貝勒府。即明時嚴分宜舊第也。見近人所著慧因室雜綴。

7.28
7
4